



# 安岳石刻藝術

汪毅◎著 王达军◎摄影

ANYUE STONE CARVING ART



四川美術出版社

# 安岳石刻藝術

汪毅◎著 王达军◎摄影

巴蜀書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岳石刻艺术 / 汪毅著, 王达军摄影. — 成都: 巴蜀书社, 2018.12

ISBN 978-7-5531-1080-6

I. ①安… II. ①汪… ②王… III. ①石刻—研究—安岳县 IV. ①K877.4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82837号

## 安岳石刻艺术

汪毅◎著 王达军◎摄影

---

责任编辑 陈亚玲

装帧设计 四川胜翔

出版 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市金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028) 84842345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210mm × 285mm

印 张 12 插页 33

字 数 320千

书 号 ISBN 978-7-5531-1080-6

定 价 248.00元

---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 心灵中的那道甘泉

(代序)

我的祖籍是四川安岳。

童年的记忆中，安岳县城的高坡上，有一株巨大无朋的皂角树。它那浓密的树冠，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注满了生命之绿，而树上所吊着的随风摇曳的皂角，使我眼前总浮现出城墙外河渠边洗衣的妇女们。她们用那皂角在衣物上搓出无数的白沫，随波泛出串串晶莹的水泡，我耳畔因之又响起谐谑的乡音和清脆的笑声……

“文化大革命”中，我因故回乡。破旧的长途汽车刚入县境，我便将头伸出窗外，引颈眺寻那令我魂牵梦绕的大皂角树，然而，始终不见它的踪影……汽车在尘土飞扬的停车场终于站定，我跳下车便问迎上来的亲戚：“怎么没看见那坡上的大皂角树？”他们只是摇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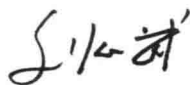
原来，那大皂角树在“文化大革命”的武斗中被锯倒了。我去凭吊了它那残存的树桩和章鱼般的根系。那大皂角树总有三百年以上的树龄，而一夕之间便被戕害了。破坏原是一桩容易的事，植树却谈何容易！我心中的绿枯萎了一半，我没有去河边欣赏妇女们洗衣的场面，其实也不用去，因为那被污染的河渠传来阵阵秽气，我深知河渠之美也随着皂角树的倒下而一并消失……

家乡的亲人带我到县城最高处，遥望圆觉洞。记得童年时，老人常从那里指点，让我注意圆觉洞那山崖的剪影，恰成一个圆弧形。据说“圆觉”这名目的形成，不仅源于佛教教义，也源于自然形态的巧合。这很可能是一种牵强附会，然而人世间这类美好的牵强附会，给心灵增添了许多的生趣，应是可以永存的。但“文化大革命”中的那天，亲人同我找到了昔日的观景点，朝圆觉洞方向望去，却惊异而痛楚地发现，那山崖的圆弧

形剪影破碎变形了——据说，是“造反派”们为了“破四旧”存心凿毁的。呜呼，“文化大革命”不仅革倒了美丽的大皂角树，也革碎了无辜的山崖，我为我的故乡一哭！

所幸的是，噩梦过去是新晨。“文化大革命”之后，故乡恢复了勃勃生机，砍掉树木的地方，重新栽上了树，而故乡所有的文物，该抢救的得到了抢救，该保护的得到了保护，该修整的得到了修整；还不仅如此，一些以往被淹没的文物，如大卧佛，被新发现出来。安岳的石刻艺术，开始同早就名声大噪的大足石刻艺术，相映生辉，争奇斗妍。

我对文物考古，是个门外汉；对石刻艺术，只知凭直觉感受其无尽的魅力。本是没有资格为这册著作作序的，然而，汪毅同志来自故乡，他所带给我的，不仅有抄写工整的书稿，更有故乡皂角树的气息、河渠的水声、乡音的甜味，以及故乡石刻艺术所带给我的一份自豪与光荣。我相信，读者们从这一册《中国佛教与安岳石刻艺术》中，不仅可以得到许多有关知识和审美愉悦，而且从中可以获得一种对我们民族优美事物的珍惜感。学会珍惜吧！这是我们心灵中应有的一道甘泉。正是由于心中洋溢着这样一种珍惜之情，我才不辞谬举欣然命笔，写下了这样几段文字，是为序。



1989年元旦于北京安定门

#### 说明：

此文系刘心武先生为《中国佛教与安岳石刻艺术》一书所写的序言。该书为汪毅著，中国旅游出版社1989年出版，1991年再版。

# 我的安岳石刻艺术缘

(自序)

安岳石刻“古”“多”“精”“美”“特”，具有“早期中国石窟不能替代，晚期中国石窟不能超越”的居间地位，为世界石窟艺术史在公元8—12世纪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凭着有缘安岳石刻艺术的情怀和对佛教艺术的高山仰止，1986—1988年，我在北京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现为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就读期间完成了《中国佛教与安岳石刻艺术》一书的写作。这是我的第一本著作，于1989、1991年由中国旅游出版社初版和再版。

就字数而言，这本著作算不上厚重，甚至书名的概念亦偏大，但我尽力而为，即努力将安岳石刻艺术置于中国佛教文化的背景中做纵横十字架构的讨论。由于安岳石刻研究起步较晚，这本书客观上成为研究安岳石刻艺术的第一本专著。出版社在出版立项书中写道：“安岳石刻在我国雕塑史上有极高的价值，可以与云冈、龙门、大足石刻媲美，但至今没有一本系统介绍安岳石刻的书，该书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追溯起来，其影响、价值和意义，大概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传播有效。书两次印刷共计15000册（1989年版10000册，1991年版5000册）。在那个以纸媒为传播主体的时代，此印数对于安岳石刻艺术在海内外，特别是在学术界的传播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令人称奇的是，该书现在已经是“一书难求”，淘宝网上的价格已攀缘至原书定价的若干倍。

二是学界认可。除出版社关于“填补空白”的肯定，海内外学界有若干评价和鼓励，如鲁迅美术学院李浴教授来信说：“内容我大致拜读了一下，感先生功夫甚深，非我所能及”，浙江美术学院（现为中国美术学院）史岩教授来信说：“与古典文学联系，很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历史学者杨挺来信说：“该书确有不少新观念，特别是安岳石刻学的立论观点非常新颖”，台湾艺术学院（现为台湾艺术大学）何怀硕教授来信说：“您的大著也同样表现了弘扬佛教艺术的热切。安岳石刻有您的宣传，应获得云冈、龙门一样的名气和重视”，美洲中华艺术研究会会长陈哲敬来信说：“书中有许多新见解，难能可贵，文笔很美”，日本泛亚西亚文化交流中心专门委员、金刚院主持山田一真来信说：“拜读了您的大著，收获甚大。我非常希望能与您加强联络及交流，并期望近期在日本或中国相逢”，日本泛亚西亚文化交流中心专门委员、东京大学名誉教授镰田茂雄来信说：“该著对于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佛教文化的人来说，的确是一本珍贵的书”等。更有甚者，本书中的有关学术内容作为论文提要选录至《龙门石窟15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提要集》（1993年）、《1994年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提要》作大会交流，让安岳石刻首次走上国际学术论坛。

三是媒体关注。本书由《中国旅游报》《四川日报》《四川文物》《内江师专学报》等17家报刊报道或评论（详见附录）。这在媒体欠发达的当时，算是有点“轰动效应”。本书还获得内江市首届文学艺术创作奖金牌奖（一等奖）、四川省美学学会社会科学研究优秀奖。至于书的附加值——以此为媒介，引进了海外对张大千自己做“模特”塑铜像及铜像模型的捐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社、《中国文物报》《羊城晚报港澳海外版》、台湾《雄狮美术》等约30家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或介绍。

屈指算来，《中国佛教与安岳石刻艺术》一书出版已30年。其间，因工作角色转换，除努力做好行政工作之外（曾担任教职），我的主要精力和重心转移到文艺创作及对张大千、张善子、大风堂门人及再传弟子、地方志的研究上，先后出版了15部著作，报刊对其评论近百篇，《人民日报（海外版）》甚至有6篇报道。尽管如此，我对安岳石刻仍不失情怀和思考，特别是在1995年之前，除继续撰写有关安岳石刻的文章，还行路万里，礼佛探艺，专程前往观赏“中国四大石窟”，即北方以中国佛教文化为特色的巨型石窟景观——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并顺道探访属于北方石窟范畴的新疆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甘肃炳灵寺、河南巩县石刻。就近考察的有四川乐山、夹江、广元、巴中、内江、资中及重庆大足石刻等。后来，我还去山西体验了天龙山石刻，赴柬埔寨观赏了驰名世界的吴哥窟石刻艺术。2004年，我作为四川唯一代表，被推选为重庆大足石刻研究会第六届副会长。除在“石窟艺术圈”活动时间有年，我还与李再钤、温玉成、郭相颖、陈明光等学人多有交谊，故时有学者朋友告诉

我，新闻界、学术界以及有关部门一直在引用《中国佛教与安岳石刻艺术》中的内容，特别是一些重要论点，却并不说明出处来源。更有甚者，有的学术期刊及在全国有影响的地理类期刊亦“抄用”和“借用”我对安岳石刻的赏析以及对安岳石刻的论述。对此“抱不平”，我除拱手道谢，便是一笑，因为早就将“我佛慈悲为怀”诠释为“学佛宽容”了。

2017年，在一次与安岳朋友的聚会中，没想到《中国佛教与安岳石刻艺术》一书竟成为热门话题。在谈及书中的若干内容曾作为专文在中国新闻社（向海外发表）、《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旅游报》《文物天地》《旅游》《中华文化论坛》等报刊上发表或在学术研讨会中宣读时，朋友们声称，该书曾影响甚至激励过他们，并期待我能修订再版。正是这种寄望，使我萌发了修订再版《中国佛教与安岳石刻艺术》，并将书名改为《安岳石刻艺术》的念头，尽管知道修此功德需要大修为。回到家中，我即在电脑中系统搜索并查阅手中搜集的有关安岳石刻资料，不由底气大增。因为这些年来媒体发表的诸多研究文章，并未突破我在30年前提出的“承上启下论”、立论的“安岳石刻学”等主要学术观点及表达的基本内容和诸研究方法等相对系统性框架。至于我所率先提出并论述的安岳石刻总论、安岳石刻研究角度、安岳石刻艺术美的形态、安岳石刻审美定势等内容，可以说在相关领域中仍然是领先的。

为此，我凭借20年修志工作的积累，从地方志书及相关古籍文献入手，再度查阅《安岳县志》（清康熙、乾隆、道光、光绪本），并旁及《舆地纪胜》《四川通志》（清雍正、嘉庆本）、《潼川府志》（清乾隆本）、《安岳县乡土志》（清光绪本）典籍文献和《珍稀四川地方志丛刊》等资料，或探源考流，或志海撷珠，或做比较研究，意在拓展一条有别于其他学者研究安岳石刻艺术的路子。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对全书做了重大修订和补充（详见后记），增加约10万字。所谓重大修订和补充，即把安岳石刻与云冈、龙门、敦煌、大足石窟（刻）做了一番比较研究，并涉及对四川广元、巴中石刻的相应解读。这的确是一个庞大的构架，虽然此解读是蜻蜓点水、自不量力、自圆其说，但以为大致厘清了安岳石刻与之的基本关系，进一步确立了安岳石刻在中国佛教石刻艺术史上的地位。自然，这个重大修订和补充也算得上对安岳石刻研究的一个突破。此外，全书除概述、总论之外，分“安岳石刻研究”与“安岳石刻艺术赏析”两章，意在“研究”“赏析”齐驱并驾、互为表里，以更好地扩展对安岳石刻讨论范围，有益于读者对安岳石刻的认知和审美体验，有益于进一步推进安岳旅游和安岳石刻申报《世界遗产名录》。

近年来，安岳向世人乃至向世界打出了两张亮丽的名片。一张是“中

国佛雕之都”，于2000年9月被文化部批准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石刻艺术）”；一张是“中国柠檬之都”，于2018年5月跻身中国地理标志区域品牌百强榜，位列24名。这两张名片，一古一今，一人文一物质，具有品牌价值体系张力，相得益彰，托起了安岳的历史标志与当代标志，当为之深深点赞。

然而，在大自然的肆虐面前，“中国佛雕之都”的这张名片实在脆弱不堪，风化等灾害的加速破坏不可逆转，而人为的保护显得那么有限乃至苍白。这诚如敦煌、云冈、龙门、大足等石窟（刻）以至东南亚的佛教石刻艺术所面临的问题，属于世界性的一道难题。对此，在多方位打造安岳“中国佛雕之都”这张名片中（包括保护体系的建立、川渝石窟保护项目的列入、全景式的宣传、旅游规划等），应当格外强调以下三个“进一步加快”：

一是进一步加快安岳石刻数字化的建设，以“互联网+安岳石刻”行动计划为抓手，此系新时代文物保护利用的重要举措。在现实中，文物生命总有一天会终结，但文化精神却是永恒的。通过数据库建设，就是为了科学地保存安岳石刻的历史信息和全部价值，创新安岳石刻的传播方式，让“文物信息在数字世界中永生”（樊锦诗语），让不可移动的安岳石刻可以“移动”而产生“活化”的综合利用价值（包括建立科学保护、监测、表述、旅游管理体系等），使“古”“多”“精”“美”乃至笔者补充的“特”的面貌永驻人们的视野，成为旅游业的新动能和增长点。安岳石刻数字化建设属于保护性举措范畴，迫在眉睫，当与时间赛跑。虽然数字化建设投入不菲，但近年至少可以集中力量做好卧佛院、毗卢洞、华严洞、千佛寨、圆觉洞、茗山寺等主要石窟的数字化。30多年前，我曾较系统地考察安岳石刻，包括1982年3月首次报道安岳卧佛的“发现”，深感历经千年岁月沧桑的石刻已经不起哪怕是轻微的磕碰了。相比其他石刻，安岳石刻风化速度太快，超过龙门石窟。究其原因：一是石质属于砂岩抗压度不够，二是当地湿度较大，三是酸雨影响，四是龕窟大都较浅甚至暴露在外，五是比较分散保护的局限性较大。至于石窟艺术的数字化建设，敦煌研究院已走在前面，特别是当年樊锦诗院长的许多观念和举措值得借鉴。2018年4月22日，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祝贺信中强调“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以新动能推动新发展，以新发展创造新辉煌”。这对于安岳石刻数字化建设的起飞，无疑是一个难得的契机。

二是进一步加快安岳石刻的学术研究步伐。学术研究成果是提高安岳石刻文化竞争力的关键，也是安岳关于“中国佛雕之都”建设的“根基”。因为无论是安岳石刻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程序，还是对其特殊价值的判

断，以及其在中国佛教石刻艺术史中地位的认同乃至提升，均需要学术支撑和学术认同。这一点，邻近安岳的大足已走在前面，值得学习、借鉴。

三是在安岳泛石刻基础上，进一步加快实现品牌效应最大化。品牌是安岳石刻竞争力的综合体现，也是其融入中国佛教石刻艺术整体化乃至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资源，具有画龙点睛之妙和很强的带动性。提升安岳石刻品牌价值，可以从多个细节入手：安岳卧佛，“中国十大”卧佛中颜值最高的卧佛（它拥有诸多特色乃至唯一性。其涅槃时的微笑，堪称继龙门石窟奉先寺主尊大卢舍那佛之后的又一个“大唐的微笑”，宛如中国佛教石刻造像这部小说集里的鸿篇巨著，体现了一个时代高度，具有一当十乃至一当百的效应，不仅可以申报《吉尼斯大全》，而且有利于安岳石刻走进《世界遗产名录》；安岳紫竹观音，“中国最美的石刻观音”（此结论，乃系从其凿刻年代、规模、精美度、质地、表现难度、创造性等指标综合评估的结果）。当然，还可以打造如华严洞——中国宋代最精美的石刻；安岳石刻佛经，中国南方规模之首，与北京房山石经堪称中国石刻佛经星空中的双子座；卧佛院《一切经论目序》《檀三藏经》，“普天之下，仅此一刻”；毗卢洞“十炼”，由人到佛的华丽转身；“十最”等品牌。

综上所述和建议，或许有的内容已经突破本书研究和讨论范畴。我以为，这本书的修订出版，对于安岳石刻研究大格局思考，对于安岳石刻学术研究走向深邃，对于“中国佛雕之都”名片——特别是在中国佛教石刻领域中不可取代的地位认知的文化支撑，对于安岳石刻的审美需求，对于安岳石刻进一步传播和品牌效应的放大，对于资阳市即将出台的首部地方性实体法规《资阳市安岳石刻保护条例》<sup>①</sup>的助推，对于安岳石刻“活化”利用工作和安岳石刻文化的发扬和传承工作的再上台阶，对于打造巴蜀文化旅游品牌及精品环线旅游（大足—安岳石刻），特别是对于安岳石刻跻身《世界遗产名录》而进一步拓展四川石刻的国际影响力等，不仅提供了一个视角，而且有了擂鼓三通及“我以我心荐安岳”的意义。

是为自序。

汪毅

2018年8月于成都沙河畔

<sup>①</sup> 《资阳市安岳石刻保护条例》为五章三十三条，已于2018年10月16日由资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并于2018年12月7日由四川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批准，将于2019年2月1日起施行。



华严洞佛像袈裟连接的莲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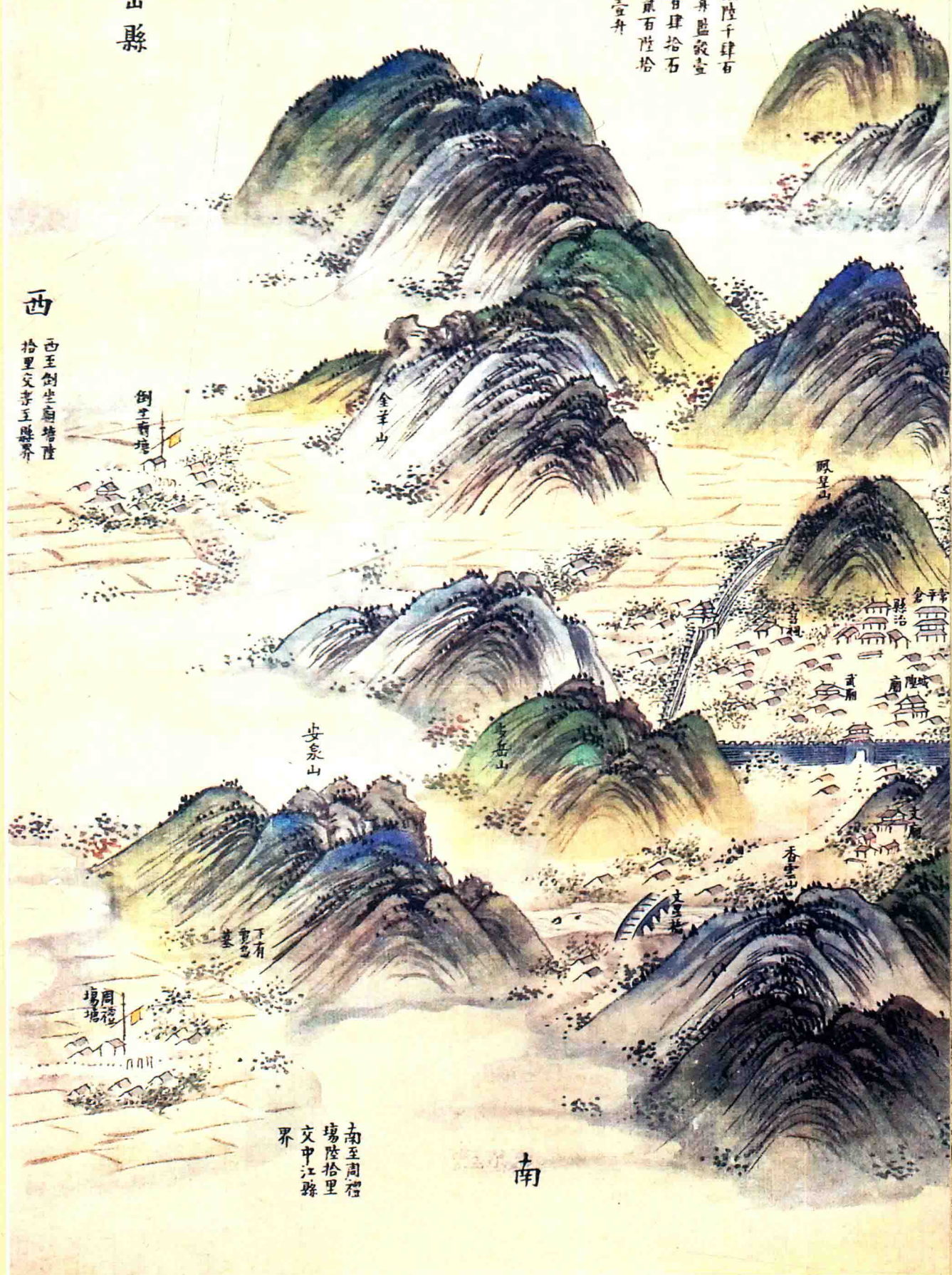
安岳石刻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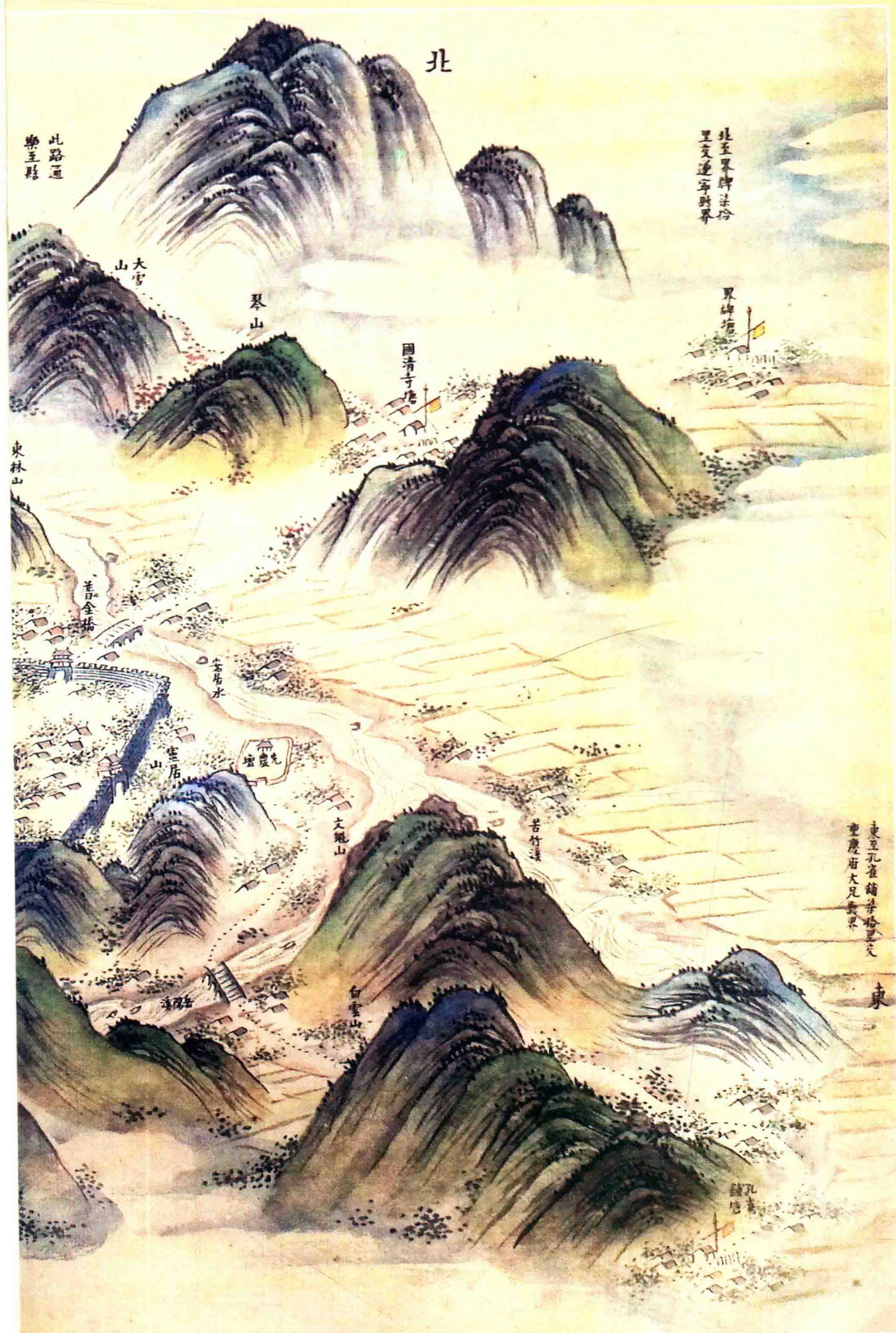
菩萨的微笑

安岳縣

常平倉穀陸千肆百  
壹石零伍斤監穀壹  
萬肆千玖百肆拾石  
社穀萬千貳百陸拾  
壹石零肆斤壹升



清乾隆初年手绘《安岳與圖》（选自《四川全图》，清乾隆初年大学士、山水田园画家董邦达领衔绘制）



東至孔雀舖界  
重慶府大足縣界

東

北

北至界碑法冷  
里交逆穿野界

此路通  
樂至縣

大雪山

翠山

國清寺

界碑

東林山

老金橋

安居水

文魁山

文魁山

苦竹溪

白雲山

孔聖

## 古籍文献中的安岳地灵（摘录）

- 《元和郡县志》（唐）：安岳山在县西南一里，名盖因此。  
（载《四川通志》清·嘉庆本）
- 《通典》（唐）：安岳郡城因山为址，四面险固。
- 《太平寰宇记》（宋）：安岳县本以邑地在山之上，四面险绝，故曰安岳。  
（载《安岳县志·形势》清·道光本）
- 《蜀中广记·蜀郡地名通释》（明）：安岳以地在山上，险而即安之义也。
- 《方輿纪要》（清）：普之秀以石。  
（载《安岳县志·形胜》清·康熙本）
- 《郡守彭公堂记》（宋）：岗峦大小，连延起伏，如聚米，如覆釜。长溪远水，萦纡不断，无惊湍，如世之所画水墨远景。故其民朴厚而俗美，其士雅素而笃学。  
（载《安岳县志·艺文》清·康熙本）
- 《普慈志》（宋）：县境介万山间，今治实居普州（治今安岳）地。地之下多石，磅礴敦厚，连接为一，与眉水、阆山并称。  
（载《安岳县志·形胜》清·康熙本）
- 《普慈志·碑目考》（宋）：郡北小千佛院开皇十三年（593）建。因岩间有石像千余，更名千佛寺。  
（载《輿地纪胜·普州》）
- 《科第题名记》（明）：蜀之安岳，巨邑也，古为郡、为州，人才继踵。  
（载《安岳县志·艺文》清·康熙本）
- 《重修安岳县治记》（明）：安岳为北川名邑。  
（载《安岳县志·艺文》清·康熙本）
- 《安岳县志·物产》（清·康熙本）（引旧志载）：明正统年间，邑有高僧无际，卓锡道林寺，时出二异鸟，一呼阿弥陀佛，一呼佛现，声甚清亮，逼似人言。虽近怪诞，然灵异之事，世亦常有。
- 《安岳县志·风俗》（清·康熙本）：古称石秀。
- 《安岳县志·释子铭恩记》（清·康熙本）：岳地多山，其峰峦林壑稍秀美者，即结为庵、为寺、为观、为庙，罗布乡村，更仆未易数。
- 《安岳县志·寺观》（清·道光本）：峰门寺，在治东六十里长林乡峰门山，寺肇于隋。
- 《四川通志》（清·嘉庆本）：《梁招隐寺刹下铭》（通志略）萧纶书，普通二年（521），在普州。

## 古籍文献中的安岳人文（摘录）

- 《华阳国志》（东晋）：人士俊乂。  
（载《安岳县志·风俗》清·康熙本）
- 《四贤堂记》（宋）：冠带之士，与西眉并称。
- 《舆地纪胜》（宋）：士常比旁郡多。
- 《安岳县志原序（二）》（明）：人文赫奕，宋代著称。今以父子兄弟并捷文场者不乏也。（载《安岳县志》清·康熙本）
- 《安岳县志原序（三）》（明）：由宋迄今，或父子并美，伯仲相妍，祖孙辉映史册者若鳞贝。（载《安岳县志》清·康熙本）
- 《安岳县志·风俗》（清·康熙本）：古称石秀，其民淳朴敦厚。普慈之人，有无相同，忧患相恤，最为近古。
- 《安岳县志·凡例》（清·康熙本）：冠带之士，可并西眉。
- 《安岳县志·坊表》（清·乾隆本）：宋、明两朝，普州科甲之盛，甲于蜀中，旧志传为衣冠盛事。
- 《安岳县志·风俗志》（清·道光本）：士喜读书论道，历稽前代科第簪缨之盛，甲于三川。
- 《安岳县志·学校（上）·安岳县迁修庙学记》（清·道光本）：宋人材之盛，为西川首称。
- 《安岳县志·学校（上）·重修庙学记（节录）》（清·道光本）：安岳县治南，有山曰龙泉。龙泉之隈，山明水秀，于是建置庙学。此东普胜概为西蜀首，英杰代出，以文章政事名天下。历代、唐、宋暨国朝，废兴不一，咸有碑文可考。
- 《安岳县志·学校（上）·迁修文庙碑记》（清·道光本）：吾邑文庙，有明建于龙泉山之麓，其时文学之盛，媲于东鲁。
- 《安岳县志·学校（下）·奎星阁碑记》（清·道光本）：吾邑人文之盛，在宋时称眉州、普州，媲美东鲁，有明（名）赫赫，若前日事。
- 《安岳县志·选举》（清·道光本）：蜀之安岳，巨邑也。古为郡为州，人材继踵。